

竞技体育悲剧的美学内涵

马 飞, 段宝林

(宝鸡文理学院 体育系,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 要:结合竞技体育比赛中悲剧事件发生现象,剖析了竞技体育悲剧的对象及精神本质,提出了竞技体育悲剧美是一种严肃之美、积极之美、愉悦之美、和谐之美。

关 键 词:体育美学; 竞技体育; 悲剧; 美学形态

中图分类号:G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3-0138-03

Aesthetic connotations in tragedy in competitive sports

MA Fei, DUAN Bao-l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aoji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07, China)

Abstract: By combining the occurrence of tragic ev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object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ragedy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drew such a conclusion that tragic beauty of competitive sports was a sort of serious beauty, positive beauty, joyful beauty and harmonious beauty.

Key words: sports aesthetics; competitive sports; tragedy; aesthetic form

美学悲剧性是一种具有悲剧性质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是生活、文学、艺术中的悲剧体现。一定社会矛盾冲突的悲剧性,即具有审美价值的悲剧性形态^[1]。“悲剧总是离不开悲伤的事件,诸如人们在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磨难、痛苦乃至死亡”^[2]。“悲剧的结局虽然是正面主人公的不幸、失败以至死亡,但悲剧的本质上是乐观的而不是悲壮的,悲剧是通过美被毁灭的严重形式来达到肯定美,用悲壮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美的追求”^[3]。悲剧的审美效应,在于使人感受悲痛的同时,产生巨大的精神震撼,达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从而提高精神境界,进而获得更深层次的审美满足和愉悦。有悲才有喜,才有美。

体育竞赛是残酷的,赛场上人们往往关注成功者,其实,失败的悲剧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说,更加具有审美价值。竞技体育比赛中,体育悲剧的魅力在于悲剧英雄面对挫折、困难,以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悲剧产生的悲壮感,不仅仅是怜悯和恐惧,也不仅仅是伦理的内容,而是怜悯和恐惧经过伦理和智慧中介转化而成为愉快,是一种怜悯、恐惧而又愉快的特殊感情与探索真理、追求伦理意志的交融统一。

1 竞技体育悲剧的审美对象

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是美的存在的一种具体形态,是美的一个特定范畴。美学中的悲剧不是专指戏剧性中的悲剧。

美学悲剧包括人类历史上、社会中所发生的不幸和苦难事件,包括各种艺术对这种苦难的现象和不幸的表现。美学悲剧性是一个严肃的领域。悲剧中的悲应该具有其特定的深刻的社会内容。竞技体育比赛中的悲剧人物,并不是指所有失败者。鲁迅先生曾提出了一个关于悲剧的著名论断:“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关于悲剧本质的这一见解,有两个要点:一是说明悲剧的对象是“有价值”的人,一是说明悲剧的基础是敢于真实地把有价值的人生“毁灭”给人看。竞技体育比赛中的悲剧美蕴涵着崇高的精神美,只有那些在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类似,能使人惊心动魄、心往神驰,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具有审美意义的悲剧现象才是竞技体育悲剧的审美对象。

2 竞技体育悲剧的精神本质

悲剧是美学中的重要范畴,朱光潜先生^[4]强调“毫无疑问,如果美学理论忽略了历来正当受尊敬的悲剧,就够不上美学。”宗白华先生^[5]则指出“美学到壮美,境界乃大,眼界始宽。研究到悲剧美,体验乃深。”许多学者将体育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身体美”和“运动美”,具体分为:健康美、体型美、肌肉美、毛发美、皮肤美、形体美、姿态美、体质美和竞技美、形式美、行为美、环境美、动作美、技术美、服装美、器材美。这种规定和分类似乎把同体育有关的许多方面都照顾到了,但是在这种宏大的目标背后透出的却是一种对体育精

神、体育本质把握的缺乏^[6]。“体育从斯巴达向山涧抛弃体弱的幼儿悲剧开始,经过了腥风血雨,总是把现实中悲剧的一幕幕昭然于天下,没曾想其自身却日益繁荣,成为当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这或许是悲剧较喜剧更富美感,更能动人心魄,更有生命力之故。竞技体育比赛中透射出来的悲剧美,深刻地昭示出永远执著于不断超越的人、文化、主体性的全部意义。“悲剧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歌颂的神奇生命中最深沉、最隐私的东西”^[8]。

3 竞技体育悲剧性的美学内涵

亚里士多德^[9]指出悲剧是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具有净化灵魂的教育意义”。竞技体育比赛的悲剧性,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真正体现了精神美的本质,这种美不同于仅仅从那种理智上去体验的抽象美感,它的内容、表现形式直接熔化了人的意识和行为。在体育文化中,运动员向极限挑战,这是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抗争。从终极的结果看,体育运动中人每次与自然抗争的艰苦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每次失败悲剧的结局,却是人类不断挑战自然的一个个里程碑,是人类超越自我的一个个感人故事,当失败的悲剧以胜利的方式来呈现时,这是一种多么辉煌的失败!体育正是因为这种失败的悲剧而显得悲壮和伟大。“悲剧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表现的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对以人的自身解放程度标志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把握和审美超越,代表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反抗命运的方式”^[10]。竞技体育比赛中的悲剧人物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决定了其具有其它审美形态完全不同的审美特征。

3.1 竞技体育的悲剧性含有一种严肃的悲、令人同情的美

和谐是文化最理想的一极,是人们普遍追求的;悲剧则是最现实的一极,是人们力求避免的。对赛场上的每位运动员来说,他们成功的背后,是无数次失败的积累的集合。在运动中时刻面临着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机遇,成功与失败是一对历史的启示录。虽然具有创造性、主体性、文化性的人永远处在对自然的超越与征服的冲动中,但人却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障碍。这个障碍不是别的,就是人的身体,从生物学、生理学、体质学的角度分析,人体在以运动的方式展现时,必然会困于某种极限,比如跳跃的极限、灵活性的极限、奔跑时的极限、力量爆发力的极限等等。“在人面前,极限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范畴,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尺度。人在超越极限时,所呈现出的悲剧性,是人们将极限这个自然符号转化成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11]翻开体育史册,可以看到几乎每个优秀运动员都以失败的悲剧告别体坛。美国运动员凯里在获得仰泳金牌时,却在人们的欢声雷动中感到一种沮丧和深刻的痛苦,因为他没能实现再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愿望,他尝到的实际上是失败的滋味,这是多么深刻的体验啊!当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永远只能仰望他自己创下的高度纪录时,他内心的痛苦亦是深刻的、崇高的,但他创下的纪录却是美的。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110 m栏比赛,令所有中国人记忆犹新,中国选手刘翔以平世界记录的成绩摘得了桂冠。但是,当人们分享刘翔成功喜悦的同时,不禁

想起另外一个悲剧人物——阿兰·约翰逊在最后一栏摔倒时摔破衣服、摔掉眼镜的情景。“已经33岁的他已经不可能出现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上”。竞技体育比赛是残酷的,失败者也是强者,悲剧的后面,除了同情、惋惜外,更多的是肃然起敬。正如赫舍尔^[12]所说:“对于动物而言,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对人来说,就是一个正在被创造的世界,作为强者,更意味着奋斗、等待和期盼。”

3.2 竞技体育的悲剧性蕴涵一种积极的悲,即化为力量的悲,催人奋进的悲

“悲剧是对这个欲将他毫不留情摧垮世界的回答”^[10]“接受者在悲剧中得到了精神的提升和超越,意识到人心中某种神圣的东西,把人的生存真正提到了人的高度,人类也正是通过悲剧中的一次次自我否定与肯定,才最终在社会实践实现了对自身的自我超越”^[11]。竞技体育比赛中的悲剧性必然蕴涵着一种积极的悲,这种“悲”与奥林匹克精神口号“更快、更高、更强”的实质一脉相承,竞技体育比赛中的悲剧是潜在的,每次胜利不过意味着再往前进的艰难,但生命却在不断创造的激流中感到了欢畅,得到了肯定。在中国乒乓球界,没有一个女子世界冠军走过比张怡宁更为曲折的道路,对于张怡宁来说“逢王(楠)必败成了她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次次的挑战,一次次的失败,几年间在大大小小的决赛中交手无数,但结果只有一个,每次比赛的悲剧人物是张怡宁。张怡宁的教练说过,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除了要有良好的技战术外,还需要经受挫折与失败的考验,正是这种精神,最终使张怡宁在2002年集世界杯、职业巡回赛总决赛和亚运会三项冠军于一身,世界排名首次超过了王楠,成为世界乒乓球头号人物。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5年世界杯赛也如愿夺冠,成为乒坛又一位世锦赛、奥运会和世界杯大满贯的选手。

悲剧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它表现出了人们改造现实、超越现实,追求和创造理想的动力,人不可能是在某一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3]。体育源于人本质,人体在超越极限的过程中,以其独有的英雄气概和一种博大的悲剧意识,向前不断超越。失败的悲剧是潜在的,人也正是通过悲剧中一次次自我否定与肯定,才最终在体育运动中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竞技体育比赛中的悲剧性必然蕴涵着一种积极的悲,即化为力量的悲,催人前行奋进的悲。

3.3 竞技体育悲剧性含有喜的成份,是一种最高审美价值形式

“悲剧中之所以含有喜,除了悲剧中含有同情外,因为悲剧中融入了精神和智慧的力量,从而因净化精神而欣慰,奋然而进而愉悦。”^[1]美的事物之所以会引起人们身心的愉悦,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美的基本审美形态,如体态匀称优美、动作干净利落、节奏明快等;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就是体育悲剧性的喜剧性美,这种美表现为运动员在奥林匹克主义精神下的礼仪美、守法美、相互合作美、亲善美。运动员在尊重对手、尊重观众、不辱使命的前提下,展现出的民族精神风貌。竞技体育比赛中悲剧性折射出的崇高道德境界的人性

美,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举重比赛中,希腊著名举重运动员迪马斯在挺举中只获得了一枚铜牌,没有获得冠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定的悲剧性。但是当他在最后一次试举中举起 370 kg 时的呐喊“为了希腊”,足足让希腊人的欢呼声使颁奖中断 10 分钟;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28 岁的俄罗斯优秀体操运动员涅莫夫,由于裁判的原因,没有能够用金牌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谢幕,这确实是一场悲剧,当时雅典体操馆里长达 15 分钟的嘘声将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涅莫夫用才华和人格展示了奥林匹克的魅力。悲剧性的悲最初是痛感占据主导地位,以后逐渐由悲痛、怜悯、同情而转化为愉悦,最终快感、愉悦感占主导地位,从而引起人们心灵和内心的震撼,这种悲剧性的愉悦,是一种最高审美价值形式。

3.4 体育悲剧性映射出社会和谐美

和谐社会是现代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奥林匹克主义倡导“高快、更高、更强”,同时它传递着奋斗、和平、团结的精神。体育运动作为人的行为活动,它是传递社会美、表现社会美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体育悲剧美所映射出的社会和谐美,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 23 届奥运会柔道比赛中,日本柔道冠军泰裕在决赛中右脚扭伤,埃及运动员拉什万并不乘机强攻对方的伤处,结果丧失夺冠的良机。但他的体育道德却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赞扬,并荣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1984 年国际体育风格奖。第 18 届奥运会上,斯里兰卡运动员德鲁纳西德在万米比赛中落到了最后,但是他鼓起勇气跑到终点,几万名观众为他摇旗呐喊,日本报界还为他做了一枚金质奖牌,认为他的行为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奥林匹克精神。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体育运动中的显现^[14],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具有社会性的价值,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显示了美,悲剧以独特的审美形态,使体育运动表现出社会和谐美,而体育运动所表现出的社会美,则全面地体现了体育运动美的社会和谐性。

美学家认为“美总是指向未来的”。本文所研究的竞技体育的悲剧性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文化中,那种违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违背道德良知的竞技体育悲剧,必将被人们所唾弃。

参考文献:

- [1] 杨思寰.美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3-345.
- [2] 楼昔勇.美学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46.
- [3] 尤·鲍列夫[苏联].美学[M].冯 申,高叔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77.
- [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5.
- [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64.
- [6] 郁建亚,黄金鹏.当代体育美学研究对象内涵的再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17(3):40-42.
- [7] 胡小明.谈体育美学[J].成都青年,1984(2):16-18.
- [8] 罗伯特·W·科里根[美].悲剧与悲剧精神[J].颜学军,鲁跃峰译.文艺理论研究,1990(4):96.
- [9] 刘叔成,夏之放.美学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8.
- [10] 郭玉生.实践·自由·悲剧[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4):65-69.
- [11] 裴益民.创造与超越[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08-111.
- [12] 赫舍尔[美].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8.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
- [14] 曾宪刚.体育美学思考[J].湖南美术学院学报,2002(4):63-66.

[编辑:李寿荣]